



名家專欄

莊萬壽泥痕錄

番社莊的阿嬤與子孫故事

莊萬壽

做

為當今的一個小小生命，溯自「智人」以降，代代都是死亡的餘生，悠悠十五萬年的DNA，先人在地球上的奔流、結合，人種複雜很多。日本時代小時，老父說：「阿嬤是番社人。」（鹿港小地名：社尾）戰後，台灣人領良被掛上了來自中原的「中華民族」的名牌，我都無感。

十九歲高職畢業，當公務員。辦理父母配給，要證明我五個大兄全夭折，而申請日本時代的戶口抄本來作證。我看到祖母陳于（1873-1941）是「馬芝堡番社庄」人，老父說是本姓「馬」才對，是送給陳烏收養，神主牌果然寫馬于。

後我回師大教書，專程到福興鄉戶政所查詢，主任捧出番社庄全部日本抄本，我一一翻閱，沒有找到祖母及其父母的線索，因為太早了。1880年祖母就賣給鹿港莊家當童養媳，而再纏足，後與祖父莊成結房成親。抄本「馬」姓不少，「種族」是「熟」番。約1900年父莊泉隨母回娘家，見社尾女人盤髮不梳髻，不纏足，是所謂的「熟番」。我確定我的祖母，應屬於巴布薩族（Babuza）。馬芝堡由馬芝遜社而來，馬姓或是因社名漢字而取的。

2008年5月林媽利教授幫我抽血作血緣的分析：父系Y染色體：O3b，是少見血緣。結論是父系來自台灣，母系是福建原住民。

三、四十年前我的學術論述，便認為大多台灣人是南島語族與百越（壯侗）語族的混血，祖母是南島語的所謂「平埔族」，是台灣人普遍存在的。

此張相片珍貴，石碑橫題「列憲勘定」，內文：「不許船筏混泊公界，如敢故違，拏究不貸。」日本學者宮本延人，只攝石碑相片，是1934年拍。而此相片有開闊的背景，是日本海關官舍的木牆。最重要的有的人物，我的祖母馬于，與右蹲祖母的次子莊三山，孫子莊和文，與外孫女。人物之前不入鏡頭的，則是由廈郊會館改建於1920年著名的「公會堂」。

石碑文獻上皆無資料無人說明。我以為是十七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葉乾嘉道間，立於碼頭側，禁止一般船筏亂停泊在官方使用的

碼頭界線內。當時鹿港有一條由西海岸深入東南方市街的港灣水道，北側行郊（八郊）商行林立。「鹿仔港煙火數千家，帆檣麋集」（見《海東札記》）二千石的大船可以駛到

廈郊會館前，尤其是到下游的「日茂行」。就如今日在港口區車船停泊都要規範不得亂停，否則要罰。咸豐以後，水道淤積，以致不能通航，鹿港漸沒落，今縮為復興南路排水溝。

當時我莊家老厝在公會堂右側第六間（大有口319番）住有祖父母與已結婚次男、及其妻子。長子我父親莊泉早已搬至街尾（和興533番）。

1935年秋的某吉日，番仔祖母穿著閩漢式盛裝，我的堂兄滿二歲，不願照相，其父蹲著陪他，由攝影師拍二張，另一張有我

叔母李綉。祖父也不願拍照，遂沒有相片留下，我記憶是空白的。

這傢伙莊成是土水師，不識字，與馬于生三男五女，（三女一男早逝）養家糊口不易，是長子我父親學細木，後又開小木器行，來幫忙生計。父親大叔父十五歲。叔父聰穎好學，父親一路幫忙他進入台中師範到畢業。後與出身彰化高女的嬸母結婚。

這一家看似翻身了，卻是捲入政治災難漩渦的開始。

父親中年參與文化協會活動，同時間1925年叔父莊三山，考入台中師範，正好與花岡一郎同期同窗。當時中師生活費用由父親支出。父親記得很清楚，三山帶花岡，其他同學來街尾木器店我家看他。中師是抗爭性強的學校，1930年台人社運幾乎被撲滅，接著霧社事變，花岡一家人全自殺，給我叔父是莫大的沖擊與絕望。

1935年相片中的叔父，已經又調回鹿港女子公學校任教。原來他開始教書就對台日人月給不同，極表不滿。後來發現一同為「訓導」的琉求人石垣孫保，卻領日本人月薪，當時訓導月給台人30圓，日人45圓，一般工人約為10圓。台灣人素瞧不起琉求人，認為他們同台灣一樣都是日本殖民地，台人應與琉求人同俸，而與石垣爭吵。後被校方處分調到偏遠的小校——和美公學校。1933年在文祠生長子名取「和文」，後來回到鹿港，石垣又升為校長，叔父很不甘做一個比自己能力差的琉求人的下屬，非常不滿，加上皇民化對台灣更加宰制，憂憤交瘁，1938年得了肺結核。這是被凌遲的絕症，他主動自動地把自己鎖在牢籠之中，1942年他鬱積的悲怒，終於在病榻上爆發，寫「天皇陛下的一封信，表達對台人不公與戰爭看法，叫和文去郵局投遞。日本憲兵即執槍衝進床

邊，見奄奄一息的叔父沒有逮捕而不斷來詢問與監視，是叔母托醫師寫他意識不清的證明書，才稍緩和但仍然監視。次年毫無安樂的自己結束了才三十八歲的人生。

莊家最傑出的希望之子，中道凋零，家人心靈巨創，生計枯竭，加以戰爭動盪，改朝換代。1946年我父舉家遷台北，阿嬤找到鹿港海埔國小教職。她的獨子即我堂兄和文，聰穎過人。1947年考上了林焜灶所創辦的大同工業職校，1200人只取30人，這是第五屆，是免費食宿三年的初職。他成績優異，每年都第一名，獲林挺生欣賞，住進他家。畢業後留大同鐵工廠工作，見學長紛紛被捕，即轉台中工廠，1953年1月逃不了僥倖被抓，才十九歲。家人焦慮，尤其是他鹿港的母親，已不堪十年內遭受兩個朝

代所造成的夫亡子囚。

當時我家住台北，也窮困。十四歲的我，只能帶著阿母炮的三層肉用菓子包，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，不知有幾次了。那高聳的水泥牆始終烙印在我跳動的心臟。「怎麼叫一個小孩來？」我回七間仔厝（今齊東街）轉述，老父：「和文也未滿二十歲呀！」……「知匪不報」判五年，既驚且喜，他是最年輕的，罪也是最輕的。

1955年9月因老蔣連任而交保候釋。打開故事盒，原來他的學長林茂同借他《馬克斯主義經濟學》（按可能是楊貴所譯，其實父親亦有收藏）等左派書籍，而林曾經在鹿窟，被視為「大同鐵工支部」的要角之一。因而被指為「知匪不報」。和文曾與鹿窟案的廖木盛同監，才知原委底細，知有蔡孝乾、

陳本江、陳義農……其人。鹿窟案處決最多（包括林茂同兄弟及陳義農等等），而大同支部案共19人判刑，死刑七人，都是大同工廠的公費生、二十幾歲優秀的技術工。和文在獄中積累了新知與經驗，但面對同學、同事、同監被槍決的感受，是難以形容的恐懼與難捨。他出獄後要按時警局報到，受監視、歧視。

七十年代初，他終於奔走日本。待開放觀光，我首赴東京，居然找到他，原以為他會投向中國，他是一流的人材、有眼光的務實者，最後飛向南美，開創新天地。他敏銳、勇敢、冒險、情愛，是我寫一本傳記的好題材。

我一生思想與知識的源頭：來自父親愛書的工匠家風，來自聽他述說古今人物、史事的薰陶。堂兄走出地獄，給我打開一扇新的窗子，我聽他說了父親不講或不知的人、

事。他說刑求、拷問，許多共產黨員視死如歸；毛澤東雨中跑步，最後如何得到勝利；尤其我聽到：「國家是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，政府、法律……是壓迫人民的工具」給我巨大的震撼。

我高職土木科三年中沒有一門史地課，我自修思維，儲存異於高中生的文史知識的能量，我對台灣近代人物事跡的入門工夫，我敢說是那時代同輩中少有的。從此，我更崇拜毛澤東，開始偷聽「人民電台」、「美國之音」，近十年之久。

一甲子前的莊家故事，俱往矣。老相片80年了，還會更老。台灣番社庄出生的馬子，若今猶在世亦只142歲，子孫雖不是很多，而已有漂流至南北美洲。他們之間大半都已不相識，我只期望他們能認識台灣就好，全故事永遠沒有完結篇。

莊萬壽 2015.8.9 颱風過後